

## 2014书评特辑(十二)

ng Union ...  
ical College

协和医事

## 医者的信念

——我看《协和医事》

文/李静荣

每年16人,此外,培养高级护士170名,另一方面,协和培养了二千多名进修人才。从协和走出的毕业生和著名医生,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黄家驷、陈志潜、吴宪、汤非凡、钟惠澜、胡传揆、陈敏章、聂毓婢、王琇瑛、吴阶平、邓家栋、吴英恺……这些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半个天空。

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协和的“发散作用”。协和培养的不仅是坐堂医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他们同样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开拓者。提高民众的健康,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措施同样举足轻重。1949年后,全国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大医院的负责人,都来自协和,中华医学会中的许多专家,也来自协和,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也多由协和创办主编,许多医学专科在中国的创建,与协和人密不可分,而公共卫生和卫生行政部门,也有协和人的身影,北京和上海的第一任卫生局长都是协和人,共和国的几任卫生部长也曾是协和人。

## 功夫在诗外

协和办学目标,用第一任年轻的校长麦克林话就是“建立一个致力于医学教育、科研、服务病人的机构……能跻身全世界前列,我们渴望给中国带来最好的现代医学,中国也会受益于我们最近的进步”,看到这,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平常,现在中国哪个大学不声称自己要建成世界一流?协和大家辈出,群星闪耀,到底凭的是什么呢?协和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向着既定目标走,而不是玩花拳秀腿,协和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功夫在诗外,创建社会服务部、创办四年制护校,让“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的理念深入民间、博士下乡,协和的不同还在于,他们有闪光的校长麦克林、胡恒德、刘瑞恒、李宗恩……此外,还有八年制教育(医预科占了三年),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知识的“杂交”和“充电”、“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经历了抗战时期的日本占领,协和的医生星散到大后方城市、乡村,几乎半个中国的人都知道协和。

医疗行为不是单纯的医疗过程,而必须置身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协和的三年预科,要求学生在此期间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要修伦理学和社会学等等课程。协和医院1921年就创立了“社会服务部”,这里的社工,好比医生伸向病人家庭的触角,燕京大学社会系的毕业生在协和找到工作,他们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状况,赋予医学以温情。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四年制护校,要求护理人员与病人接触时要有和蔼的态度态度,“应该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地爱护病人,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使病人感到温暖,中国第一位获得南丁格尔奖就是协和护校的校友王秀英。

协和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安兰生,他父亲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读完大学的美国人,192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他,要求派往中国工作,他一路风尘来到

了协和,精英落地,重在本土化,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与政府合作的“卫生事务所”,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距离。他走进北京的东城社区,钻进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进行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深入勘探,他将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开始了为医学的社会化锲而不舍的努力,疾病的预防,霍乱、天花、钩虫病的防治,他走进社区,与政府合办了“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这个示范区,人口约10万,安兰生他们要解决的,是10万居民从生到死,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他带来了崭新的理念“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河北定县农村,从建立村、乡、县卫生站和卫生所做起,渐渐地开辟了中国三级卫生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阔层面的解决之道。

## 临近病人的床

时至今日,在协和人口中,仍流传着张孝骞的几句名言: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临床中牢记四个字“戒、慎、恐、惧”,“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几句是他对如何做一个好医生的朴素回答。他认为搞临床离不开病人,不能只做看书的郎中,要“临近病人的床”。他自己曾成天泡在病房里,如铁屑被磁石吸引似的。观察、判断、处方,然后期待着病情的转机。当病人康复时,他说自己产生的是一种“爱情暴发般的幸福感”。

协和医生们平凡的话语,又都好像说的是医患关系,其实,医学,如同神学和法学一样,这三门学科都指向科学研究的永恒话题,都需要哲学和逻辑学作为基础,所指向的目标又都超越了科学本身,医学,永远存在着未知领域,不管怎样全力以赴,也只能是无限的接近,没有终极,这也是医学的魅力所在。医学的发展,其实是了解人、认识人的漫长过程,这就是医学的社会性。

张孝骞说“疾病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面对浩瀚宇宙,人自会觉得自己的渺小,另一方面也是说人对疾病的探索是无限的,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医学也不是万能的。这里有医学发展的阶段性局限,也有人对医学认识的局限,还有人对自己认识的局限。人类自古至今,对医学领域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医学对许多疾病,却还是无能为力,这就是医学的局限和医生的局限。

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刻着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医者的信念。人不仅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人的经历、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素质,对人的个体都有

影响,每个人都必须理性地直面医学和医生不是万能的真实世界。另外,笔者从《协和医事》中也读出了言外之意,就是医者其实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医学科学的高峰,一座是医德的高峰。

## “万婴之母”林巧稚

每次去厦门的鼓浪屿,我都会在林巧稚的雕像前驻足,是沉思也是洗礼。她是鼓浪屿的女儿,1921年,不满20岁的林巧稚考入协和,从此与协和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抗战期间短暂的离开,她一辈子都在协和,她把自己嫁给了协和。林巧稚的头上有许多第一的桂冠,第一位担任协和总住院医师的女性,第一位担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中国人,她在产房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亲手迎接五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被誉为“万婴之母”。想想看,她听到过五万多个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世界上有几人她有她这样的幸运,难怪她说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男孩、女孩、高声、低声的啼哭,渐渐幻化成她生命的交响,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叫“念林”、“怀林”、“仰林”、“爱林”的,中间的故事和曲折多多,这是民间妇女的普通感情表达,而每一个她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名:“Lin Qiao zhi's Baby”。

至此,我又想起了目前令人揪心的医患关系,面对患者,有时医生一个慈祥的眼神、一句体贴的问候、一个搀扶的手势、哪怕就是小小的帮助患者弄一下枕头,病人的心都会柔软冰释,如果妇产科医生,都像林巧稚似的把自己接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宝宝,那怎么会有医患关系这个现实的天问,原本无事嘛。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医者首先要热爱,否则可以选择做别的。协和不仅两条腿走路,教研相长,而且是“医、教、研”三足鼎立,稳扎稳打,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对胎儿的宫内呼吸、对女性盆腔器疾病的研究、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也是从临床出发,又回到临床,帮助许多病人解除了痛苦。

协和的群星闪耀,让我又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人才是长出来的,有了合适的土壤、环境、温度、气候,人才自然就长出来了,我想起了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叶圣陶老也说过“教育是农业”,春播秋收,谁也急不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接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医院,或其他什么别的机构,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的校园或医院的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耳听未必为虚的故事、传说,或许后者更是承载了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就像牛顿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阿基米德洗澡与浮力定律,趣味盎然,永恒且不朽。常青的《协和医事》,就是带着我们循着协和90年的轨迹,领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前世今生,书中的黑白照片,透着历史的久远和厚重,金色琉璃的紫禁城和绿色琉璃的豫王府相映相辉,协和就是在清豫王府的旧址上建起,中西合璧,画栋雕梁,玉栏碧瓦,这是一片包括55幢建筑物的建筑群,当时的老百姓,亲切地叫这儿“油王府”,因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仅这片建筑,就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但作者的回望,却令笔者在过去与未来的链接中,对眼前的医疗困境,寻得些光亮。感受到了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 星光熠熠耀协和

西医进入中国,是传教士带来的,鸦片战争后,随着战后条约,医疗传教进入中国,中国近代史上一批早期的医院,多为教会医院,如杭州的广济医院、上海的仁济医院等。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视慈善济世为己任,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为确定在北京或上海、武汉等地选址,洛克菲勒基金会曾三次派人来中国考察,第三次考察团的成员就有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他们用了4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88家医院,最后形成《中国的医学》报告,最终确定选址北京。新的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5年开始筹备,在东单买下了豫王府,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扩建,1917年9月,协和医学院医预科开始招生,1921年6月,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9月协和举办了开幕典礼,协和是瞄着美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水准,“志在世界一流”目标打造的。即建立一所与欧美同质的医学院,拥有优秀的师资、先进的实验室、一流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

协和的校园,老师比学生多,但协和的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从1924年第一期毕业到1943年,协和共毕业了318人,平均下来